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UANDIAN DAODU

我要給阿圓立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
但一面要說一面又自想：這足見我
不是一行一轍的人，說來不朽
之筆，也難得
以人傳
然起來，而終于歸結到傳阿Q，
這更難的

中国现代文学原典导读

袁向东 陈翠平 刘莱琳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代文学原典导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UANDIAN DAODU

袁向东 陈翠平 刘莱琳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原典导读/袁向东, 陈翠平, 刘茉琳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668 - 0316 - 0

I. ①中… II. ①袁…②陈…③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欣赏—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7538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从1980年代末起，经历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次是19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讨论；^①另一次是新世纪初关于文学教学改革的讨论和实践。^②前者是对国内的思想解放和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响应；后者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经过对传统等资源进一步吸收与整合之后，对1949年以来建构的文学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批判。具体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影响，前者是对课堂讲述什么的启蒙，后者是对讲授的自觉。这两大事件所产生的一个具体结果，就是原典阅读逐渐成为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过程。人们期望通过原典阅读，实现对文学教育与研究中存在着的弊制恶端来一个彻底改变。

就教学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体制，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受苏联等的影响，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知识点的形式系统化；二是在特定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作用下所形成的教师知识体系化心理预期（如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作是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论述的形象说明），不论是系统化的体制还是体系化心理预期，都是以知识的告知为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在今天看来这种教学理念有其明显的弱点：一是在易于课堂讲授的同时隐藏着僵化的危险，把鲜活的文学史用知识概念条分成所谓的体系，这本身必然会遗漏许多文学的本真，其结果是学生远离文学，教师也会因此而丢失自己的风格。二是这种僵化的后果，不仅使文学史成为概念的演绎，还容易导致学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专注于“耳学”，忽略“眼学”，学生为了考试而听讲而不是为了文学本身，不是为了丰富自身的能力和修养而去读书。这就形成了章太炎1924年所批评的“恶制”：“大学教育所以不及格者重众，乃恶制陋习使然。……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③

对作品原典的体验性阅读，对文学史料原典的细读，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地位如鸟之双翼。前者强调阅读中的自我，后者关注阅读中的历史还原。二者是文学专业阅读的基本内涵，也是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情感和知识框架

① 1988年《上海文学》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是其标志。

②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1月6日。

③ 《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的主要手段。最基本的学习与研究方式，是将二者历时性地结构起来——先阅读、体验作品，再阅读相关资料并建立、完善“文学史”的网络。但这只能是存在于理论中的教学、研究状态，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文学意见，我们就是在各种文学意见中进行作品原典阅读的。实际上我们现有的文学教学、研究体制，很难有“素本文学史”的存在空间。我们在阅读中总是不自觉地根据别人的意见去寻找甚至规定作品的意义（极端的如立意新颖、语言生动一类），并通过考试、论文等手段使这些意见流传。既然我们不能摆脱别人的意见，那么如何带领初学者在众多的文学意见中建立自己的文学立场，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初学者掌握阅读文学原典的基本能力，发挥阅读者已有的生活经验、文学意见和审美积淀，在阅读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学史”，最终形成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能力。

原典者何？这也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作为术语的原典，其词源很可能是从日文的汉字词汇中转借过来的。因为在汉语词典中，多不收“原典”一词，而不同时代的日语词典却大都收录了这个词，如三省堂的《新明解国语辞典》、《旺文社国语辞典》等。众多日语词典对“原典”一词都有大致相同的解释：引用や翻訳、改作などの元になった本（《新明国》）、翻訳・引用などで、よりどころとなる元の書物、文献（《旺文社》）。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也有收这个词条的，如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新日汉词典》、商务印书馆和日本小学馆1987年出版的《现代日汉大词典》等。说原典从日文汉字转借而来，还有个证据，就是日本汉学重视原典的运用，如岩波书店就出版过《原典中国现代史》丛书。

原典强调的是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对原著的尊重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一种尊重历史的学术态度和思想原则。在日文里，原典也是指被引用、翻译的原著。这层意思比起仅仅单纯地把原典理解为原著，更强调了引用，强调了阅读、使用原著时应保持一种尊重原著的态度。这样理解，更能突出原典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作用。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	---

第一章

小说

郁达夫	沉沦（节选）	1
鲁 迅	阿 Q 正传	10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34
鲁 彦	菊英的出嫁	46
冯文炳	竹林的故事	53
凌叔华	绣 枕	58
茅 盾	创造（节选）	62
施蛰存	梅雨之夕	69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	77
巴 金	家（节选）	93
穆时英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节选）	98
沈从文	边城（节选）	105
艾 芜	山峡中	113
李劫人	死水微澜（节选）	125
老 舍	骆驼祥子（节选）	133
张天翼	华威先生	139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145
丁 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156
萧 红	小城三月	169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节选）	185
张爱玲	金锁记（节选）	189
钱钟书	围城（节选）	197



第二章

诗歌

胡 适	老 鸦	207
郭沫若	凤凰涅槃	209
刘半农	教我如何不想她	218
闻一多	死 水	221
朱 湘	葬 我	223
李金发	弃 妇	225
徐志摩	再别康桥	227
戴望舒	我底记忆	230
殷 夫	别了，哥哥	232
臧克家	老 马	235
艾 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237
卞之琳	断 章	241
冯 至	十四行诗（第二十七首）	243
穆 旦	诗八章	245

第三章

散文

冰 心	寄小读者（七）	249
周作人	苦 雨	252
俞平伯	陶然亭的雪	254
朱自清	背 影	259
梁遇春	谈“流浪汉”	261
何其芳	雨 前	271
丰子恺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273
鲁 迅	女 吊	277
林语堂	冬至之晨杀人记	281
梁实秋	雅 舍	285



田 汉 获虎之夜（节选）	289
丁西林 一只马蜂	296
李健吾 这不过是春天（节选）	309
曹 禺 雷雨（节选）	325
夏 衍 上海屋檐下（节选）	339
陈白尘 升官图（节选）	344
 参考文献	 351
 编选说明	 353

第一章 小说

沉沦（节选）

郁达夫

—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窸窣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象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象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象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



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 *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 *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象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

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而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拆。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道：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喀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一副忧郁的面色，好象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hustra，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在这样的時候，也难怪他不愿意上学校去，去作那同机械一样的工夫去。他竟有接连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他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象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声笑起来，好象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坐也席地而坐，睡也睡在席上的——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

“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这一天晚上，他记的日记说：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捱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

八

一醉醒来，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条红绸的被里，被上有一种奇怪的香气。这一间房间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间房间了。房中挂着一盏十烛光的电灯，枕头边上摆着一壶茶，两只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后，就踉踉跄跄的走到房外去。他开了门，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过来了。她问他说：

“你！你醒了么？”

他点了一点头，笑微微的回答说：

“醒了。厕所是在什么地方的？”

“我领你去罢。”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过日间的那道夹道的时候，电灯点得明亮得很。远近有许多歌唱的声音，三弦的声音，大笑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白天的情节，他都想了出来。一想到酒醉之后，他对那侍女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他觉得面上又发起烧来。

从厕所回到房里之后，他问那侍女说：

“这被是你的么？”

侍女笑着说：

“是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大约是八点四五十分的样子。”

“你去开了帐来罢！”

“是。”

他付清了帐，又拿了一张纸币给那侍女，他的手不觉微颤起来。那侍女说：“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涨红了，袋里摸来摸去，只有一张纸币了，他就拿了出来给她看：

“你别嫌少了，请你收了罢。”

他的手震动得更加利害，他的话声也颤动起来了。那侍女对他看了一眼，就低声的说：

“谢谢！”

他一直是跑下了楼，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来。

外面冷得非常，这一天，大约是旧历的初八九的样子。半轮寒月，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淡青的圆形天盖里，也有几点疏星，散在那里。

他在海边上走了一会，看看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象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

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也没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续不断的滴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也不举起手来揩揩眼泪，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长的影子，不觉心痛起来。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地步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呀，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口气，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导读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913年随兄赴日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1922年，郁达夫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1938年底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1945年于印尼苏门答腊失踪。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三篇小说在内的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主要代表作品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及散文《故都的秋》等。

《沉沦》写于1921年5月，收入同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同名小说集《沉沦》。《沉沦》讲述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饱受各种心理疾病和情绪压力的折磨，日益沉沦，终至投海的悲剧故事。郁达夫在他的《忏余独白》中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小说带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坦率的自我解剖，挑动了时代的神经，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沉沦》涉及性与国族等敏感话题。贫穷留学生的身份使主人公饱受性压抑、性苦闷的折磨，一方面沉溺于自慰，另一方面又坠入罪恶感和道德焦虑的深渊。“支那人”的身份令主人公深深体会到弱国子民的屈辱，在投海之时，他断断续续地说着：“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就这样，主人公颇为牵强地在祖国的贫弱和个人的苦闷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并发出了国家富强的时代诉求，偶然而又必然地契合了五四文学滥情感伤的基调。

和强烈但稍显简单的民族主题相比，小说更为细致地呈现了一个忧郁而孤独的年轻人的身心困境。这个性情早熟的年轻人，在家乡已经孕育了忧郁病的根苗，来到日本后，病情愈演愈烈，身体也一天天衰弱。临死之前，看着月光下又瘦又长的影子，主人公心痛地慨叹：“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人家欺辱，我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地步的。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小说以“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开篇，详细地描述了主人公的疾病史。细读文本，主人公的忧郁症有多种表现。

一是人际交往障碍。他无法与人相处，不只是轻辱“支那人”的日本人，就连自己的同胞也形同仇敌，他只能孤独地在大自然中寻找慰藉。他把自己想象为孤高傲视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他抱怨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兄弟，以为他们都在仇视、欺侮、排挤自己。与此同时，他一而再地赞美大自然，视之为桃花源、避难所，乃至慈母、情人和朋友。

二是妄想狂。“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象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日本同学在笑的时候，他疑心是在笑他；日本同学谈天的时候，他以为是在讲他；中国同学乃至长兄无不是要害他的蛇蝎一样的恶人；偷窥女人洗澡后，甚至疑心路遇的农夫也知道了。

三是感伤病。他敏感忧郁，自怨自艾，自伤自悼，动不动就流泪。小说提及他的眼泪的地方，有十几处之多，简直是从开头流到结尾。看到美丽的风景流泪，读到动人的诗句流泪，感伤难过流泪，投海之时眼泪更是如同骤雨般落下。

四是都市怀乡病。这种情绪病源于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破坏和挑战。主人公从乡土中国来到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日本，都市怀乡病在城乡冲突之上又增加了异国环境，他所经历和体验的漂泊、离散心理更加强烈。打算跳海的时候，他郑重地与故国故土道别：“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

五是灵肉冲突带来的焦虑症。令主人公最感折磨的并不是性欲的冲动，而是由之产生的罪恶感。小说里写他“非常爱洁净”，他所爱的不止是身体的洁净，更是精神的洁净。他把自慰行为等同于犯罪，即使得如果戈理有同样的病，也不能稍减他的忧虑。视“性”为罪恶、不洁的观念，使得这个年轻人时刻刻处在自责和恐惧的焦虑情绪中，并导致了明显的神经衰弱。

作为五四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小说，《沉沦》亦彰显出鲜明的异域文化色彩。小说不仅把一个中国青年的故事放在日本这个异国环境中讲述，而且让他患上了西方文学中一度流行的忧郁病。此外，郁达夫直接使用了大量的外语词汇，使得文本有着明显的分裂性和多义性。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Megalomania（妄想症）、Hypochondria（忧郁症）、nostalgia（都市怀乡病）、sentimental（感伤）、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浪漫年龄的梦想）、Idyllic Wandering（田园漫步）、Wordsworth（渭迟准斯）、Heine（海涅）、Millet（米勒）、Gogol（果戈理）、G. Gissing（乔治·吉辛）、Emerson's *On Nature*（爱默生《自然论》）、Thoreau's *Excursion*（沙罗《逍遥游》）等等，这些外来词汇夹带着异国文化，与汉语所表征的中国文化并置，产生了复杂的文本张力。主人公把 Wordsworth 的 *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 译成中文后自